

张光全◎著

阅世新语

宁夏人民出版社

新語

中國人民出版社

张光全◎著

阅世新语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世新语 / 张光全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227-04186-3

I. 阅… II. 张…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9997 号

阅世新语

张光全 著

责任编辑 吕 棣

封面设计 姜喜荣 马小军

责任印制 石 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飞马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 千

印 数 1200 册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186-3/I·1118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生命依赖希望,希望抚育生命。这是一位智者的话,精辟形象地阐明了希望对人的生命,犹如阳光、水分一样重要。几十年来我自信生命一直充满活力,保持年轻心态,就是因为心里一直装着希望。这个希望除了做一个好教师外,就是将遨游于生活沧海中的所见所思所感不断写成文学作品,在报刊上露脸,与读者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这个希望与所学中文专业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紧密联系。它犹如吸烟、喝酒、钓鱼让人成瘾。这样实现起希望来就不会有驱使身为心役的感觉,而是乐此不疲地去做。多少个茶余饭后、周末岁首时间,蜗牛般爬行在文学写作的路上,于是就有了一篇篇散见于报刊的散文、随笔之类文章。加上连自己也恨得咬牙切齿的古怪性格——不会养花,不会下棋,垂钓于河边、湖畔,又嫌鱼儿上钩太慢,没有耐心等下去,见人多的地方就想躲开。凡事都有两重性,这样促使自己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移情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上,加快实现希望的步伐。

001

1998年出了第一本散文集《脚印》。此后这十年陆陆续续又有了长长短短的20余万字的作品。现结集为第二本散文集《阅世新语》与读者见面。为了保持作品风格的连贯性,也从前一集子中选了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编入这本书里。取这样的书名,我是想,社会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从懂事起,每天都在观察、体验社会的、家庭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事物,都在阅读这部人生巨著。新近经历的这段岁月,又让我记住了不少个人的、他人的,或坎坷辛酸的,或曲折有趣的故事。又悟出了许多对待人生苦乐、处人行事的道理。借助文字,或叙事言情,或用文学形象议论说理,将其诉诸笔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关于作品内容,在《母校情思》《转商品粮前后》等回忆性文章中,向读者展示了宁夏大学几位名师吴家麟、李增林、刘世俊、俞灏东的风采,几位潜心治学、性格独特的同学的点滴往事,还有我的教书生涯中的一些坎坷经历。《母亲的铜戒指》《夫妻之间》《路缘》等文章,写家庭亲情。由自己的亲身体会提醒读者诸君,孝敬父母当趁他们在世时。夫妻生活内容不光是衣食无忧就有幸福,彼此思想沟通更重要。还有就是借描述世事变化,让我们聆听到宁夏几十年来前进的脚步声。《名人的品格》《难忘那震撼人心的歌》等,从苏格拉底、郁达夫、陆蠡等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中,让我们感受到陆蠡舍生取义的伟大爱国情怀,其他几位名人重情谊、守信用、轻名利等方面的高尚人格。此外,有一些作品是借杂文这件锋利武器针砭时弊的。另有数篇是写读书写作心得的。

十年磨一剑。退休这十年中,我心无旁骛,潜心于读书、写作,所写东西不多,但每篇文章都是认认真真,经过深刻思考、反复推敲修改而写就的。散文这一文体除了要求作品要有像金钻石一样体积小、分量重的思想内核外,还有就是要重视其知识性、趣味性,要注意人物细节的描写,情与理的有机结合。这些方面在这本散文集中尽量有所体现。关于趣味性,散文固然强调要有《荷塘月色》(朱自清)、《济南的冬天》(老舍)、《日出》(刘白羽)等散文名篇那样的优美意境,但是贾平凹的散文《爱的踪迹》、《秦腔》、《王木犊传》、刘成章的《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冯剑华的《鹊雀为邻》等散文,在描绘人物神态动作、地方风俗、花鸟虫鱼上,能很巧妙地把握细节,语言风趣幽默,同样让人读起来妙趣横生,爱不释手。我在自己的散文写作中,以他们的作品为目标,在《母校情思》、《老恭请客》等篇章中,也尽量做得好一些,使读者有兴趣阅读。杂文《归谬 放大以观》《蛭虫版的悲剧》等,也是力求通过描绘形象、运用典故、历史故事、成语等增强作品的文学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品一经问世,就有了客观性。是美是丑其评说就由不得作者了。但愿这本散文集是一抔能滋养心灵的泥土,给开卷的读者带来益处。

张光全

2008年11月

目 录

● 岁月琐记

初为人师	/001
母校情思	/005
遥望旧时伙伴	/009
一张照片式贺卡	/012
转商品粮前后	/014
一天	/017
搭车记	/020
一场虚惊	/022
拾金以后	/024
艰难选择	/026
相伴驼铃声	/028
大洋彼岸的祝贺	/030
担心	/033
我的宁夏广播情结	/035
聆听名家讲课	/038
售书体验	/044

● 百姓趣事

“严酷”的爱	/048
老常家的和谐经	/050
喇叭同事	/052
腊梅的经历	/055
老恭请客	/057
醉酒境界	/060
老马教“观察”轶事	/063
号码数字迷	/066
蹬三轮车的小伙子	/068
烤馍	/071

● 亲情·故乡

寸心难报三春晖	/073
母亲的铜戒指	/076
重新审视父亲	/078
夫妻之间	/082
度假情怀	/086
量体重	/088
辛民	/090
“水鸭子”的故乡情结	/093
鞭声	/096
炒面余香	/099
难以愈合的伤痕	/102
六人毕业班	/104
路缘	/106

通往家乡的路	/111
西吉情思	/115
漫话山城文化街	/119
水之歌	/122
总是割舍不下它	/125

●人在旅途

那一年 我们徒步去延安	/127
无尽的思念	/129
毁誉于今判伪真	/131
塞外九寨沟——凉殿峡	/133
情系爱伊河	/136

●人格·人生

名人的人格	/140
人格才是最高学位	/143
拜自然为师	/146
《苏武牧羊》回响千年	/149
难忘那震撼人心的歌	/151
人生与选择	/154
快乐人生	/158

●类似联想

水、火及其他	/161
归谬 放大以观	/163
蛰蠊的悲剧	/165

“一饭千金”与“恩将仇报”	/167
绳子 喷嚏 碟盘	/169
假如酒窝长在额头上	/171
精神扶贫琐议	/173
生命攸关 岂是儿戏	/175
记事本 巧克力	/177
“随”字的联想	/179
何妨热情	/181
真诚的欺骗	/183
提倡毛遂自荐	/185

●创作漫笔

创作漫谈	/187
爱美,就去发现	/189
似与不似之间	/192
文艺工作者应有深厚的文化素养	/195
编辑的眷眷之心	/197
小文章大气力	/200
书痴趣谈	/202
质疑 化用	/207
小议名作之失	/210
马伶学艺	/213
你愿意听别人倾诉吗	/216
妙笔议事说理 诠释道德真经	/219
细微之处见精深	/223
异曲同工之美	/226
英芝家庭悲剧的警示	/232
通感在散文创作中的运用	/236
后记	/246

初为人师

“8”对我来说是个吉祥的数字,尤其和宁夏联系起来,便有了特殊的意义。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3所高等院校诞生。1958年也是我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的一年,不过毕业分配却遇上了不顺心的事。那年7月,我从银川师范学校毕业,所在的班级里有一多半同学喜气洋洋地被推荐上了师院,我却未交上华盖运,被无情地刷了下来。论学习成绩我不比班里一些上大学的同学差,就因为那几年我起早贪黑自学了师范学校未开设的几门中学数理课程,被班上个别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学生干部视为走“白专”道路,向学校打了小报告,我被拒之于大学门外。当时心情抑郁烦闷。在等待分配单位的那段日子,学校已放暑假,同班的、外班的学生也都离校,校院空荡荡的,只有我形单影只,暂时留在学校,像一朵飘飞的没着没落的蒲公英。

8月中旬,学校通知我被分配到银川市第四小学任教。这所学校位于市中心的复兴南街(现步行街),历史悠久,师资力量强。工作分配还比较理想,我心头因毕业分配所生的阴云也暂被驱散。开学后,我在学校教五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还代其他一些课,兼做班主任。开始我还不安心于小学老师这个工作,觉得长期当“孩子王”没出息,人

在曹营心在汉,打算有机会就转行。在与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他们白纸似的纯洁心灵感染了我,我渐渐爱上了教师这个工作,也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职业道德不允许为师者不洁的灵魂玷污学生,家长、社会的期望要求老师教学、育人工作马虎不得。然而对于一个只具备书本知识、刚刚走出师范学校的我,做好工作也不易。像媳妇当了婆婆、儿子做了父亲,角色发生转换一样,以前我是学生,听老师讲课,受班主任管理,现在我是老师,学生听我讲课,我管理学生,工作、学习、生活内容都相应地改变了。好在我年轻,少条条框框的束缚,敢于大胆创新。教育学生的方式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哪种办法效果好哪种。

1959年春天,包兰铁路已修通半年多了,学生大都还未坐过火车,亲眼见过的恐怕也少。羞于说出口的是他们的老师——我,也从没坐过这种奔腾的巨龙。于是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搞一次乘火车的课外活动,让我的学生亲自感受一下坐火车的快乐,亲耳谛听一次祖国前进的脉搏。这年5月4日,一大早就领着他们从银川老城步行前往火车站。过了西门桥、唐徕渠,西边全是农田、村庄。当时正是阳光明媚、杏花飘香的季节,公路两边麦苗吐翠、柳丝飘拂。一路歌声不断:“春风吹来春日暖,一派好风光,原野穿上了绿色的新衣裳。蝴蝶飞舞,小鸟在歌唱……”优美的歌词,欢快跳荡的节奏旋律,深深融入大家心里,散入春风,弥漫田间。到了车站,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觉得一切是那么新鲜。车窗外树木、庄稼飞快地往后奔跑,车窗里茶几上的茶水却不怎么晃动。大家说呀笑呀,非常开心。列车服务员见是一队戴红领巾的特殊小旅客,照顾得也格外周到。坐了两站后我们又下车返回。

为了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也为了发现、培养有发展潜力的运动员新苗,在银川市体委的大力支持下,第四小学率先办起了青少

年业余体校。刚刚 20 岁的我当上了体校校长,有了过校长瘾的机会,于是第一次以领导身份在众人面前讲话,向“大”运动员发号施令,牛气得可以。我们请区、市运动员当教练,邀请男女体操运动员来表演项目。运动员雪白、紫红的服装,优美的动作、健美的体魄,激发起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对美的追求。由于活动开展得十分有成效,我后来有幸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全国性体育会议。

当时四小有一位叫张国华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特别能干,校长、教导主任也很支持他的工作,他的课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搞小交通岗,配合交警维持街道秩序;发展小储蓄员,协助银行将零用钱存起来。为了从小培养学生的国际主义精神,还号召同学们与前苏联的小朋友通信,那时也真收到了他们的许多来信、纪念币。

登三尺讲台给学生上课是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主要方式。在四小,我和另外两位老师共同教一个年级的语文课。每周一次集体研究教材、备课。我自以为从中师毕业,是科班出身,比他们二人学历高,有点瞎子坐船——目中无人,常常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可是有几次听了同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自愧不如,脸红得像个关公。加上教学实践中不断遇到的一些难题,再也不敢夜郎自大了。为了让脑海中的知识之船继续远航,除了有计划地看书学习外,我还坚持到市夜大学听课。忙了一天,晚上再去上课,的确“黑上加黑”。瞌睡袭来那阵,即使千金买一觉,好像也愿意。没有大学课本,我整本抄写《文学概论》。夜深了,饥肠辘辘,想到街上买点吃的,在复兴南街、新华街转了一大圈。街上除了昏黄的路灯,行人稀少,冷冷清清,国营商店、食堂早已关门,小摊贩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牛耳刀或割掉或吓跑了。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感到学问、见识又增长了许多,备课、讲课底气足了一些,在学生面前讲话,有了更多新鲜内容。

那段时间,精力特别旺盛。心中曾一度藏着的小“我”被挤掉,只

装着学生这个大“我”，工作起来根本没什么上下班的概念。争强好胜，像运动场上赛跑一样，只想超过对手。加上学校校长、主任，放手让老师去闯，愉快的心情也成了工作动力的催生剂。在第四小学工作的两年中，教育学生、开展少先队活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1959年12月，我受到了共青团宁夏团委的奖励。1960年7月，我被银川市教育局推荐并参加考试，于当年9月上了大学，继续向学业的道路上迈进。

《银川晚报》2006年12月22日

母校情思

久违了,我日夜思念的母校——宁夏大学。游子归来,既是一睹你的新容貌,也是重温旧梦。

虽然 20 多年过去了,但留在脑海中的印象却如昨天。伫立在教学楼边,我仿佛又坐在教室里聆听诸位老师的谆谆教诲——吴教授来上形式逻辑课了。他个头不高,身材微胖,神采奕奕。在讲台上——边来回踱着步子,一边进行着严密的逻辑推理:“许多年来,人们看到的天鹅都是白色,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其他颜色的天鹅,也就是说没有遇到与之相矛盾的情况,所以‘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种概括方法便是简单枚举归纳法。鱼都用鳃呼吸,鸟都会飞,血都是红的等等,都是通过简单枚举归纳法得出来的结论。”吴教授洪亮的声音在阶梯教室中回荡,每个角落都能听得到。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例子信手拈来,幽默、诙谐中往往含有深邃的哲理,时时撩起大家的听课兴趣。他说,有一个人夸耀自己文章写得好,没有直说,是这样表述的:“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吾弟,吾弟请吾改文章。”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刻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李教授给我们教古代文学。他讲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感情丰富。分析作品时,常随着作品情调的起伏亦喜亦悲,有时带一点简

单的手势。讲《陌上桑》的“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时，一边语言描绘，一边作提篮状，生动传神，给人印象深刻。

刘教授讲古汉语，阐述问题言简意赅，干净利落，也常常不乏诙谐有趣的例子。在讲发音和口形的关系时，说了这样一个笑话：有姑嫂俩，嫂嫂的牙齿黑，姑子的牙齿白。嫂嫂怕人家看见她的黑牙齿，小姑怕人家看不见她的白牙齿。有一天出外，有人问嫂嫂：“你姓什么？”她鼓着嘴巴回答：“姓胡。”又问：“你喜欢什么？”她答：“打鼓。”再问：“家里有什么人？”“家姑。”那人又问小姑：“你姓什么？”小姑张大了嘴唇回答：“姓陈。”又问：“什么名字？”她答：“亚银。”再问：“家住哪里？”“肇庆。”还有讲外国文学的俞教授、郭教授，讲现代汉语的高教授，讲文艺理论的李教授等，他们学识渊博，授课精辟、生动，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我们这些初涉知识瀚海的学子，真有些“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感，是这些教授、先生如同载体的船，推进的桨，引渡我们前往真理的彼岸，20年过去了，意识深层的记忆反而更清楚了。

蓦然，瞥见一栋被风雨阳光经年剥蚀得容颜苍老的暗红色拐角楼，那是最早的教工宿舍楼。其中有一居室四年中不知叠印了我多少脚印。这里是我们的班主任俞教授的住地，他当时给我们教外国文学。我在班里担任班长，去老师的房内也就勤些。俞教授和蔼、慈祥，杨师母热情、周到。俞教授很关心学生的思想品德，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但并不僵化。同学们思想活跃，学习风气浓。隔一段时间，俞教授就召集班干部在他房内开会，商讨班内工作。有一次散会晚，错过开饭时间，他立即提议让大家在他家里包饺子吃。于是我们剁馅的、和面的、擀饺子皮的，都热热闹闹地干了起来。大家一边做着，一边热烈地争论对《哈姆雷特》《红与黑》《欧根·奥涅金》等作品中主人公形象的看法。话题有时也滑向人生、家庭等问题。俞教授笑着问我：“广泉，

像你这样老实，一见姑娘就脸红，啥时候丘比特的神箭能射中你？”一句话打翻了我心中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上心头。为人忠厚，不善交际，加上出身又不好，终身大事的确一度很令我伤脑筋。几十年过去了，在别人家吃饺子也有许多次，唯独那次最令我难忘。

我的意识在继续流动，我们中文系六四届这个精神生活丰富、个性独特鲜明的班集体在记忆中复苏了。首先映出我脑海的是我们的“老夫子”培军。他宽宽的额头，高高的个子，说话节奏很快，但思路清晰，逻辑性很强。“老夫子”勤奋好学，每天除了吃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他课桌上的书堆里。艰涩难懂的《文心雕龙》，他竟有那么大兴趣和毅力一篇一篇攻读。即使是暑天，他也坐得住，读得专心。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老夫子”一心一意“泡”在书里，他的饮食穿着也就马虎得可以。四年后，他已有相当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后来成为宁夏考出去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还有一位“孟夫子”（姓徐），虽然称“夫子”，但攻取的目标是西方文学。从古希腊神话到俄罗斯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他比蜜蜂还辛勤。我们早上起床，他的床位是空的，夜里十一二点我们睡觉时，他的床位还是空的。即使是节假日他也找个鲜为人知的僻静处，“躲进小楼成一统”，在书里寻找乐趣。俯仰拾趣，采集多了，自然要酿蜜。从二年级开始，他的作品就一篇接一篇地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令人长思叹惋的是，他在宁南山区工作期间，在下乡路上不幸遇车祸身亡。否则，他生命的琴键绝不会沉默。

还有一位“小W”，他是我们这个集体里年龄最小的一位。那时，我睡下铺，他睡上铺。小W有诗人气质，爱吟散文诗，爱发警句，经常妙语连珠，赠给我的一张贺年片至今还在，上面写着：“拥有青春的、含苞待放的灵魂，实在是一种无限的幸福。”咀嚼回味，故友历历如在眼前。我俩中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大学三年级时，我默默爱上了